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63  
30 January 1981

CHINESE

第二二六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1年1月30日星期五上午11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凌青先生

(中国)

成员国：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林先生

爱尔兰

多尔先生

日本

西堀先生

墨西哥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尼日尔

乌马鲁先生

巴拿马

潘尼萨·德贝拉维达夫人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西班牙

皮内斯先生

突尼斯

斯利姆先生

乌干达

奥顿努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奥文尼科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皮特里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81-61010/A

上午 11 时 30 分会议开始

主席对释放美国人质一事发表声明

主席：我想在本次会议一开始就释放美国人质讲几句话。随着美国人质的获释，安全理事会 1979 年 12 月 4 日第 457(1979)号决议和 1979 年 12 月 31 日第 461(1979)号决议现在已经得到全面贯彻。我对这个事件终于得到解决表示深为满意和宽慰，我确信我这么说是代表了安理会的意思。

我想还代表全体在座的人，对秘书长和所有有关方面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作出的杰出和不懈的努力表示最高的赞赏和感谢。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秘书长就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 435(1978)和 439(1978)号决议执行情况所提出的进一步报告 (S/14333)

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1 年 1 月 29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4347)

主席：现在安全理事会开始审议本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是应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1 年 1 月 29 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4347) 中所载的一项请求而举行会议的。

安理会成员国收到了秘书长就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 435(1978)和 439(1978)号决议执行情况所提出的进一步报告 (S/14333) 和 1981 年 1 月 28 日南非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载于 S/14346 号文件) 的全文。

现在请秘书长讲话。

秘书长：在讨论议题之前，主席先生，我表示赞成你对释放美国人质的讲话，同时对人质获释和愉快地与家庭团聚深表满意和宽慰。

先生，我还要感谢你对我的工作所说的一些好话。此外，我想在此对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国大力帮助解决这个悲惨的问题表示深深的感谢。

安理会收到了我于1月19日就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435(1978)和439(1978)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该报告载于S/14333号文件中。这个报告谈到了1月7日至14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以及那次会议的结果。就事情的实质而言，目前我对我在报告中所讲到的，特别是对报告的最后意见部分，并没有很多要补充的。可是，我想借此机会，再次向非洲统一组织（该组织由其秘书长和塞拉利昂外交国务部长为代表主席日内瓦会议）、向各前线国家、向尼日利亚以及西方五国接触小组表示特别的谢忱。由他们来出席日内瓦会议，对于我本人以及对我的代表们，在掌握会议和进行种种磋商方面都是极有帮助的。

1月22日，我写了一封信给南非外交部长博塔先生。我在信中提请他注意我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并且再次说明据我的看法这次是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我还表示希望南非政府能对我要求它重新考虑其立场的呼吁予以认真注意。我还说，我非常担心目前的僵局不仅会影响到纳米比亚本身的局势，而且还会影响到整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前景。

1月28日，我收到了南非外交部长的一封信，其中谈到这次日内瓦会议和我关于该会议的报告。按照南非政府的请求，这封信已经发给安全理事会的各成员国。我不想在这里对这封信的实质或其附件之实质加以评论。我认为我本人以及我在日内瓦的代表已经把联合国的立场说得够清楚了，而且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也都是知道的。

安理会各成员国都知道，在日内瓦会议的进程中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南非政府还不准备签订一项停火协定，也不想去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其所以

(秘书长)

采取这种立场的原因，我也不想妄加揣测。

现在的问题是要制订出最好的行径来达到我们的目标，这就是，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尽早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这仍然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我希望大家务必不要松劲，以确保这项目标早日实现。

主席：谢谢秘书长的讲话。

我的名单上第一位要发言的是突尼斯代表，他也是作为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一月份主席的身份发言。

斯利姆先生（突尼斯）：首先，我们代表团也和大家一起对美国人质获得释放感到高兴，同时，我要向人质本人及其家属，向所有曾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协助解决这个问题、使有关各方都感到满意的人表示我们的祝贺。

主席先生，我现在想要执行一项非常愉快的任务，这项任务就是十分诚挚和热烈地祝贺你荣任一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突尼斯高兴地看到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这个国家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休戚与共，而且与我国有着极好的友好合作关系。

主席先生，我们代表团在这个月里曾经又一次有机会对你杰出的品质表示赞赏，我们特别高兴向你保证给予全力合作。

我们还想向前任主席麦克亨利大使同样表示诚挚和热烈的祝贺，祝贺他在去年十二月份领导我们的工作时所立下的典范模式。请美国代表团务必要向他转述我们的祝贺和良好的愿望。

在这个月，即1981年1月份，我们安理会还有五个非常任理事离任，即孟加拉国、牙买加、挪威、葡萄牙和赞比亚的代表，他们在任期中对我们的工作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忠心耿耿，堪为人师。我们代表团向他们表示钦佩和敬意，并感谢他们每一位所给予我们的富有成果的合作。

(突尼斯)

我们代表团还对在本月初新参加安理会的成员国与我们之间一开始就很自然地建立起来的那种高度建设性的合作表示高兴。这是一个良好的予兆，可大大提高我们安理会行动的有效性，在当今国际和平与安全令人遗憾地愈来愈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这样便可使安理会这个机构担当起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艰巨重任了。

我希望爱尔兰的多尔大使、日本的西堀大使、西班牙的皮内斯大使和乌干达的奥顿努大使接受我们的欢迎。我们也欢迎巴拿马代表团，我想请巴拿马代表团向伊留埃卡先生阁下转达我们对他刚被委派的重要职务的衷心祝贺。

纳米比亚是否能在今年象联合国殷切期望的那样获得和平与独立呢？纳米比亚人民是否能象我们联合国组织的各种有关决议所主张的那样得到权力的移交呢？联合国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好不容易地制订出来的这项计划过去是否有过任何成功的可能呢，而现在又是怎样呢？

这些就是我们在1981年开始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大家处于忧虑重重的心境下，既包含着怀疑，也孕育着希望：我们说有希望，是因为由于我们在自由和正义原则的鼓舞下，相信采取谈判和对话的方法是有好处的，并一如既往地主张和平解决争端，故我们才敢期望理智终将取得胜利，即使是那些蔑视人身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独行其是的人也不例外；我们说有希望，还因为——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联合国组织的这项计划是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确实也可说是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拥护的；我们说有希望还因为我们深信，南非要是失去支持，要是严重地受到孤立的威胁，那它就不可能坚持其势汹汹横蛮不讲理的态度。

相反，我们说有怀疑，是由于这种怀疑来自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本性，因为这个政权基本上是建立在压制、压迫和侵略之上的，它不可能甘心情愿地同意使用谈判的语言，也不可能怀有民主和选举的思想的。

(突尼斯)

大凡一个政权，对外不断地、明目张胆地坚持对非洲邻国奉行侵略政策，对内则由于大搞灭绝人性的种族隔离和对无辜人民行使迫害与暴力，以及枉法宣判年青人死刑而臭名昭彰。须知这些年青人的唯一过错只是相信自由之不可灭、相信有朝一日能够恢复他们的人类尊严而已。对于这样的一个政权，我们还能指望些什么呢？这些判决本身倒是应该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痛骂，首先应该受到那些自己过去专心致志地从事保卫自由概念的人的谴责和痛骂，不然的话，别人对这些人的声誉就会深表怀疑了。

1981年1月7日至14日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其目的为筹备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会议。我们刚才聆听了秘书长的报告；同时我们也根据问题(S/14333)严重性的要求，非常仔细地研究了秘书长的书面报告。

关于这些报告，我要向秘书长表示热烈的祝贺，因为不论在这件事情上，或是在其他方面，他处理问题一向是大胆果断的，而且他那种办事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人所共知的，所以这些报告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它们对我们每个人所不清楚的问题提供了明确而毫不含糊的解答。

因此，看来纳米比亚不象是会按照第435(1978)号决议中规定的步骤在今年恢复其独立。

我们今天的意图并不是要详尽地研究这种新局势的含义，也不是要在国际社会面临着新的挑战的情况下建议采取一些什么必要的措施。这件事情是非常之重要，因此安全理事会要是不腾出必要的时间来对形势作一番深入的分析，就不可能对这件事进行实质性的讨论，而这项分析还必需把局部、区域和国际形势的新发展估计进去才行。只有经过这样的分析，才可以及时地针对局势的严重程度作出相应的决定。我只是想说明这样一点，那就是：如果说日内瓦会议有什么积极成果的话，那就是它把大家对纳米比亚问题所负的责任说得一清二楚了。

(突尼斯)

在日内瓦会议之后，我们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意图再也不能有所怀疑了，我们对它的种种许愿和承诺也不能再予置信。除了一贯地盛气凌人之外，正如一位在座的代表团团长所说的那样它还利用日内瓦会议来大搞其“广拉关系的手法”。这种手法甚为笨拙，是骗不了任何人的。

毫无疑问，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国代表团——特别是那些对纳米比亚问题负有主要责任的西方国家代表团，一定是从那种不责任和无法无天的态度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说其重要不仅是对它们自己而言，而且对广大国际社会来说也是这样。

在日内瓦会议之前和之后，国际社会对南非政权的态度是否可能依旧故我呢？

日内瓦会议之后，我们对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合法性、对该组织的代表性以及对它就自己历史使命的强烈责任感不能再有任何怀疑了；我们对它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负责态度和信用也不容怀疑了；同时对它决心斗争到底直至纳米比亚获得独立这一点也不应再有所怀疑。

日内瓦会议给那些对这一点仍然抱有怀疑的人提供了证明。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与所谓的前线国家在日内瓦会议上所显示的那种一致性，无疑是所有的非洲人所共有的，但是我们不应误解，因为在这种保持一致的纪律下面却隐藏着很大的气忿，每天都有许多新的凌辱人的情事发生，而所有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这些事情的非洲人都理所当然地会感到气忿。这种情况必须要结束。纳米比亚必须要独立。我们大家都要同心协力，达此目的。

主席：我感谢突尼斯代表对我的国家和我本人所说的那些友好的话。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今年年初曾经有过一段不定和适应的时期，在经过了这段时期后，安理会今天开始审议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当众对中国的凌青大使，表示我们的赞赏，赞赏他在从事我们的工作时所具有的耐心、智慧和信念——这些品质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美德——公开地表示赞赏。我们还要对美国的唐纳德·麦克亨利大使，为他在十二月份领导安理会的工作，以及在我们中间所做的出色的工作表示衷心的致敬。

我们代表团重申我们与主席对最近美国人质获释所表达的高兴具有同感；而且对于通过谈判解决了这个微妙问题感到特别欣慰。安全理事会和安理会的代表秘书长，通过各种决议与提案，消除了对抗的危险并为对话铺平了道路，从而促进了谈判的发展。

我们收到了秘书长就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安理会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执行情况的书面和口头报告。他在报告中告诉我们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可是这个问题已拖得相当之久，我们至今还未能使国际社会的意志取得胜利。在今后几天内，安理会将对这个文件加以仔细的分析，此项分析连同本组织各会员国在这个讲坛和其他讲坛上所表达的决心，当可使我们作出明确的决定和采取有力的行动，以达到我们为自己确立的目标。

这次会议是处理纳米比亚问题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同时我们希望它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的序幕。在辩论时，我们代表团的发言涉及面将较为广泛，并且还要提出一些更具体的建议。就此时此刻来说，我们只是想对已经发生的事诉说心中的不快，对我们所选之途是否可行说说我们不无根据的疑虑。

日内瓦会议的失败，不仅意味着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可能会无限期地拖下去，而且还告诉我们，南非政权也许认为各会员国关于遵循联合国的决议这一点在政治



(墨西哥)

上还没有作出真正的承诺。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应当仔细地公开审议一下我们所面临的事实，固然我们还是要重申我们所作的承诺并且还要寻求更有效的行动途径来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使种族隔离政权受到抑制，以及通过武器禁运的切实贯彻和不让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逞凶霸道下去等办法使南非的暴行受到约束。

我想借此机会热烈欢迎爱尔兰、日本、巴拿马、西班牙和乌干达等国的代表，他们在短短的几天之内，由于参加进来后所进行的明智的建设性的工作，已经对安理会的加强作出了贡献。我们还要祝巴拿马大使豪尔赫·恩理克·伊留埃卡在他所被委任的须具有敏感才能的职位上取得成就，对这项委任他无疑是当之无愧的。

我还要表示一个希望，那就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团结一致，这样才不致于在那些经过联合国多年努力才取得普遍承认的原则上向后倒退，而相反地却会在实施这些原则方面大有进展。

主席：感谢墨西哥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潘尼萨·德贝拉维达夫人（巴拿马）：巴拿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主席期间成为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这是一种幸运的巧合，我为此感到特别高兴。因此，凌青大使，请允许我向你表示最衷心的祝贺，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的职位，我们巴拿马代表团将给予你全力的合作。同时，我也很高兴地向去年十二月担任安理会主席的美利坚合众国唐纳德·麦克亨利大使表示巴拿马对他的工作的赞赏。

我们代表团出于自己的责任感要对安德鲁·扬大使于卡特政府掌政期间在本理事会所做的出色工作给予公正的评价。由于他成就众多，所以最近美国总统授予他自由勋章。扬大使在争取和平和普通谅解方面作出了卓越的努力，故美国能在国际上树立起一个新的形象当然有他的一份贡献。以后由于他的后任唐纳德·麦克亨利大使的丰富阅历以及他的副手威廉·范登·霍伊维尔大使的崇高的人道主义信

(巴拿马)

念，又给这个新的形象增添了光辉。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赞赏。

巴拿马代表团对于它在安理会任职，代表拉丁美洲时一开始就能和西班牙、爱尔兰、日本及乌干达等国代表团一起共事感到非常高兴。我们相信这些国家在联合国的这个机构里履行它们所负的重任时定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安理会的新成员国如果要达到离任成员——孟加拉国、牙买加、挪威、葡萄牙和赞比亚等国的无可指摘的工作水平的話，那要付出空前的努力。我们回想起穆罕默德·凯泽、唐纳德·米尔斯、乌勒·奥尔戈尔德、瓦斯科·富特谢尔·佩雷拉和弗明诺·卢萨卡诸位大使的工作时还是敬慕不已。由于他们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故他们的事业就构成了联合国历史的基本部分。

我想要特别提一下牙买加大使米尔斯，他在过去两年代表着拉丁美洲这一席位现在由巴拿马接任。米尔斯大使的特别和蔼的人品和高度的水平在联合国范围内是人所共知的。他在我们拉丁美洲的圈子里是一个值得我们效法，但又无法与之匹配的模范。

然而在安理会内牙买加大使的离任，就其拉丁美洲代表一职将由墨西哥代表团充任，大体上也就得到了补偿。墨西哥以它堪为楷模的国际政策、热爱自由和正义的传统、献身和平的精神以及不断捍卫不干涉内政和人民自决权原则的立场，在安理会中代表着拉丁美洲最高水平的文化价值和人类所珍贵的和平理想。巴拿马代表团能够和波菲里奥·穆尼奥斯·莱多大使一起共同执行这些重要的任务将感到无限的高兴。莱多大使在国内一向身居高位、工作出众，加以他有才能、有修养，而且还有非凡的政治敏锐性，为他的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大家庭增光不少。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你转述巴拿马政府和人民的谢意，感谢你在上次会议上所作的富有意义的欢迎词。我们国家所以会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其原因不在我们主观上。在安全理事会中有一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是保留给拉丁美洲地区的，

(巴拿马)

而选中我们担任这一职位是国际社会给予我们的崇高的荣誉。

从当前国际形式的角度来看，这项荣誉和信任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国家表示感谢。在我们时代国际上所发生的冲突和问题，就其性质和复杂程度来说，是需要我们加以迫切注意并从速采取解救办法。因此，今天安理会要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高地保持警觉，务必不要回避身负的重任，要把安理会这一机构有效地运转起来使国际和平与安全得以维持。要知道国际和平与安全，是由《联合国宪章》根据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各项决议建立的。

主席先生，巴拿马代表团希望通过你向秘书长表示感谢，感谢他进一步就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435(1978)号和439(1978)号决议情况所作的报告。

我们感到痛惜的是，1981年1月7日至14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过一些会议，也确立了一些目标，但是虽然秘书长多方加以斡旋，且各方出席的代表身份也很高，可是这些目标并未达成。

我国希望再次重申我们同各非洲国家与人民是团结的，是支持他们的，我们把纳米比亚的事业看为是我们自己的事业。南非政府愈是拖延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与第439(1978)号决议中的决定，南部非洲和南非之间的局势就会愈加恶化。

我国要说明的是，我们将不遗余力，务使纳米比亚人民实现其自决权和实现其独立。

最后，在安理会讨论这问题时，我们代表团保留其发言的权利。

主席：感谢巴拿马代表对我所说的一些友好的话。

奥文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先生，我祝贺你就任本月份的安全理事会主席之职，并且对你成功地执行这项崇高的职责表示高兴。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麦克亨利大使表示感谢。

我们代表团热烈欢迎安全理事会的新成员国乌干达、巴拿马、爱尔兰、西班牙和日本的代表，祝他们在主要负责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机构——安理会的活动中取得成就。这些代表团在执行《宪章》所托付给安全理事会的重要职能时，象所有其他的代表团一样，肯定会得到苏联代表团的建设性的合作。

我也要向离任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牙买加、赞比亚、孟加拉国、挪威和葡萄牙等国的代表表示谢意，感谢他们在近两年来对安理会工作所作的有益的贡献。

我们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一样，对被扣押在德黑兰的美国使馆人员终于获得自由一事只能感到高兴。苏联一贯主张，现在仍然主张坚定不移地遵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规定的国际法中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有关外交人员豁免权的准则。

同时，我们还想回顾一件正好与伊朗当局扣押美国人员有关的事情，那就是美国大规模地把海军集中在波斯湾地区。如果美国关于此事的声明不是一个借口，要在波斯湾地区实行什么深远计划的话，那么，美国人员问题一旦得到顺利解决，美国战舰似乎就应该离开伊朗海岸，从波斯湾地区撤回到它们本国的海岸。

现在再来看看安全理事会议程上我们所要讨论的项目，我们想作如下的说明。

我们仔细地听了秘书长就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与南非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的日内瓦会谈向安理会提出报告时所作的发言。我们也同样仔细地听了一月份非洲集团主席，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斯利姆大使的发言，以及墨西哥和巴拿马代表的发言。

苏联代表团与大家一样对南非拒不执行纳米比亚问题解决办法的那种挑衅性的态度感到关切。我们理解非洲各国要求研究所出现的局势以便决定采取何种具体步骤最为有效这样一种愿望。同时，即使在今天应从这种局势中得出那些主要结论也是很清楚的。

(苏联)

首先，联合国对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是毫不含糊的，这种立场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许多决议中都有反映。纳米比亚是南非种族主义者非法占领的一块领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纳米比亚正在战斗的人民的唯一合法的代表。顺便说一下，那些今天急于要给包括西南非民组在内的所有他们所不喜欢的民族解放运动贴上“国际恐怖主义”标签的人，不妨提醒他们一下联合国关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地位的决议。

根据这种可疑的论据，有些人之所以应该称为恐怖主义者只是因为他们还在进行着争取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桎梏下获得解放的斗争而已，要是我们把这种论据再引深一下，那末和种族主义的枷锁下进行斗争以求自由就应该被称为恐怖主义者——大部分今天在联合国里自豪地代表着他们独立国家的不结盟国家代表在最近也可被某些人贴上同样的标签了。

苏联人民的看法不同，逻辑各异。苏联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站在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民这一边，我们并以此为自豪。我们再说一下，根据联合国的决定，纳米比亚人民的自由、独立和自决的权利是他们不容剥夺的权利。因此，南非心想霸占纳米比亚所采取的行动便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然而，南非现在实质上是在向联合国，向非洲以及向全体进步人类提出这样的主意，那就是把这种立场修正一下，务使联合国对纳米比亚问题采取一种所谓不偏不倚的立场——当然是从南非眼中看的不偏不倚。种族隔离政策的那些头头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到达过这样空前恶毒的程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必须对比勒陀利亚要求联合国改变立场一举给予坚决的反击。

其次，联合国、各非洲国家以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准备采取容忍和克制的态度，走谈判的道路。诚然，只有某些人所共知的国家才特别起劲地在吹嘘这样做的好处。可是，有关这方面，我想提醒大家一点，即八年前，那是1972年2月，在安理会赴非洲召开会议期间，这些国家向我们保证说，他们只要六个月的时间，就可使通过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过程达到一个转折点。当时他们还说

(苏联)

——要证实这一点只要看一下安理会会议的记录就行了——如果南非继续顽固不化，他们就要作出相应的颇有份量的结论。可是，六个月过去了，又过了一年，一年半，正如苏联代表团开始时就警告过那样，同比勒陀利亚的会谈毫无结果，这简直是给南非以拖延的机会。后来就是这些人又提出了一个谈判的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同意，因为这样的话纳米比亚至迟在今年即1981年总可获得独立。1978年11月安全理事会第439(1978)号决议警告南非说，如果它拒绝执行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各种决议，安理会就准备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采取相应的措施。

今天，在日内瓦会谈完全破裂之后，南非显然已经完全拒绝遵守所规定的期限。而且，现在南非已公然将这个问题的解决无限期拖下去。现在我们或者是睁眼看事实，或者是把头埋到沙里去，如果采取后一种办法那只能上南非种族主义者的当，这样便会给纳米比亚人民的根本利益带来损失。

苏联代表团坚信，在目前的情况下，联合国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措施。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后续会议对这一点应有所表示，而安全理事会也应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果断的行动，以确保纳米比亚人民取得真正的独立。

联合国有权要求看到出现下列的情况，即那些在八年之前答应采取有份量措施的人，那些在二年半前再次作出这种许诺的人，现在看到南非已彻底扯下了假面具，就应该履行自己的诺言，而不会去阻止别人采取这样的行动。

主席：谢谢苏联代表对我的祝贺。

西崛先生（日本）：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就你担任一月份主席之事向你表达我们代表团的诚挚的祝贺。凌大使你所代表的国家与日本有着亲密的友好关系，值此日本在安理会任期之初，我很高兴看到你荣任高职。我相信在你能干的领导下，且凭着你的外交才能，我们的会议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我要向你保证，在你执行你的崇高的职责时，我们代表团将会竭尽全力与你合作。

我还要向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麦克亨利大使对他上个月领导安理会的工作表示崇高的敬意。虽然日本当时还不是安理会的成员国，但是我们代表团却密切注视着当时安理会对递交给它的各个重大问题的审议情况，并且对麦克亨利大使完成任务的才能和忠心耿耿的品质表示赞赏。我要请美国代表团转达我们对唐纳德·麦克亨利先生的心意。

此外，我要代表我国政府向你，主席先生，以及向欢迎我国政府和我本人的其他代表们特别表示感谢。我们的国家很高兴与爱尔兰、巴拿马、西班牙和乌干达等与日本有特殊友好合作联系的国家一起开始这次任期。我还要向其安理会任期于1980年底届满的那些国家的代表团表示受之无愧的感谢。我指的是孟加拉国、牙买加、挪威、葡萄牙和赞比亚，它们与安全理事会所有其他成员国共事合作，为我们在安理会刚开始任期的国家树立了宝贵的、令人鼓舞的榜样。

我国政府一向认为，安全理事会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唯一至关重要的机构。因此，我们把我们在安理会的席位看成是一种巨大的荣誉，但同时也觉得责任重大。这是日本第五次荣任安理会的工作；虽然安理会的作用一向是很重要的，但我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它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虽然这个世界愈益互相依存，要求各个地区进行规模更大的合作，但是离心力量也还在起着作用。随着世界上的资源日益稀少，而军事设备的杀伤力却有所增加，故有一种很大的危险，那就是局部的或地区的紧张局势就可能点燃成一场巨大的冲突。因此，我相信，未来既会给我们提供宝贵的合作机会，也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挑战。可是，我深信，安全理事会对于不断变化着的复杂的世界形

(日本)

势能够作出有效的反应的。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成员，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日本将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继续作出新的努力。

根据昨天在安理会非正式会议上所达成的谅解，我今天对纳米比亚问题的发言将局限于对秘书长就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的报告(见S/14333号文件)一般性地谈谈。在稍后一个阶段当安全理事会重复审议此事时，我们代表团将对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一详细而实质性的发言。

今天上午我很用心地听了秘书长的发言。我还以很大的兴趣阅读了他于1981年1月19日所作的报告。在日内瓦召开的执行前会议的整个过程中我密切地注视着情况的发展，希望今年年底之前能够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为纳米比亚取得独立。

首先，我要对秘书长和布赖恩·厄克特先生率领的小组在准备和主持那次会议方面所作的努力深表感谢。我清楚知道，各前线国家、尼日利亚、非洲统一组织和西方接触小组各国也都为了使这次会议能够达成目标作了值得称赞的努力——那就是确立停火的日期和实施解决的方案。

那次会议是纳米比亚争取独立斗争的漫长历史中第一次给各有关方面提供了在不同级别上进行接触和交换意见的机会。不管会议的结果怎样，我们对它在建立信义以及合作和谅解的精神等这些积极的方面是不可予以忽视的。

然而，令人十分痛心的是，由于南非采取了不让步的态度，那次会议还没有就执行日期达成协议，就不得不休会了。

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日内瓦会议的结果必定会引起国际社会最严重的关注。我希望能参加秘书长一起向南非政府呼吁，要求其对会议将带来的结果加以仔细考虑，并改变其立场，尽早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我们所面临的协助纳米比亚尽早获得独立这一任务决非是轻而易举的。尽管如此，我



(日本)

还是要向安理会保证，我们代表团坚决同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国一起为达到安理会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所规定的目标而奋斗。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就释放52名美国人质一事讲几句话。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这个问题由于有关各方的努力终于得到和平解决，特别是由于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长期以来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态度。我还要向秘书长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为他在履行安全理事会所交付的任务方面尽了他最大的努力。

主席：谢谢日本代表对我们国家和我本人所说的一些友好的话。

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荣任安全理事会一月份主席之职。我请求美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十二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麦克亨利大使转达我们的良好祝愿。

同时，我还要利用这个机会衷心地欢迎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安全理事会的新成员国爱尔兰、日本、巴拿马、西班牙和乌干达的代表。我可以向你们各位保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执行安全理事会所托付的任务方面将会给予合作。

我要声明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认为与孟加拉国、牙买加、挪威、葡萄牙和赞比亚等国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中进行过合作是一种光荣。我要想向他们表示感谢。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也对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人员获得释放表示高兴，并希望这将有助于缓和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

我们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继续不断地处理纳米比亚问题，想方设法要把它解决，而且首先是考虑到联合国对纳米比亚所负的责任，这一点极为重要。我们对秘书长的报告(S/14333)第21段中所表关切具有同感。我们同情尊敬的突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尼斯代表在这里所说的关于日内瓦事件，以及关于把纳米比亚从南非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斗争进程的一些想法。

可是，我还得说明，南非使日内瓦会谈陷于破裂的破坏性行为并未使我们感到特别惊异。 根据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435(1978)号决议以来南非所奉行的捣蛋和拖延政策来看，在日内瓦会议上只有一点是令人感到奇怪的，那就是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们在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表示其否定答复时何等嚣张和厚颜无耻。 我们在这里不止一次地指出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否定态度及其原因。 我们曾经坚定要求，今天我们还要再次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加强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并采取广泛的强制措施。

由于种族主义政权对联合国所采取的有恃无恐的态度（这一点在日内瓦会议上又再度发生），由于它不久以前同时又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所进行残酷的入侵，人们完全有理由提出问题：对于这样的行为联合国究竟能容忍多久，安全理事会究竟能容忍多久。

必须指出，某些北约国家的代表出席日内瓦会议并没有起到积极的影响。 这些国家中的某些有势力的集团同南非的关系，使人并不存有任何幻想，似乎它们会迫使南非接受联合国的决议，尤其是这些国家对于采取任何坚决的强制措施时，总是抱着抵制的态度。 那末那些北约国家参加象日内瓦会议这样的会议究竟为的是什么呢？

从日内瓦会议同样可以看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一贯是以极大的责任感和建设性的态度表示它对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诚意。 这又一次证实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作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作用，这种作用过去许多年来在联合国大会的历届会议上都得到了承认。

我们深信，要总结多年来就纳米比亚问题与南非的政策进行斗争的经验，要就采取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所效强制措施，总结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尊重联合国决议的经验，现在已是时候了。

主席：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对我的祝贺。

扬戈先生（菲律宾）：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代表团和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与政府一样，对美国人质的获释也有感恩之心和感激之情。我们向他们和他们家属的未来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主席先生，现在请允许我祝贺你就任1981年1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之职。我们的国家与你们的国家有着热烈而友好的合作和相互谅解的关系。现在看到由你这个伟大亚洲国家的代表来主持安理会的工作，使我们代表团感到高兴。我们两个国家和人民已加深了彼此间的友谊，拓宽了互利互惠的合作领域。

我们相信，凭着你的外交才能，凭着你多年来积极参加海洋法会议的工作所获得的丰富经验，你一定能够果断而迅速地处理安全理事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我们代表团对于美国麦克亨利大使在上个月出色地处理安理会的工作表示赞扬。他对安理会工作的积极贡献将长久地为我们所怀念。我们请美国代表团向他转达我们最良好的祝愿，祝他在今后的事业中一帆风顺。

我们代表团热烈欢迎安理会的新成员，爱尔兰、日本、巴拿马、西班牙和乌干达的代表。我们向他们保证，在履行安理会的职责时我们将给予支持与合作。对于已经离开我们的诸位同事：孟加拉国、牙买加、挪威、葡萄牙和赞比亚的代表们，我们代表团对他们的宝贵协助和合作表示由衷的感激。我国与他们的紧密联系开阔了我们的视线，巩固了互利互惠的关系。

孟加拉国赫瓦贾·穆罕默德·凯泽大使于去年十二月间对安全理事会关于南非问题的第421(197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报告作了一个清晰的介绍。我们对他在这次介绍中所讲的亲切之词认为应有所表示。我们代表团现就他对该委员会工作的杰出贡献向他表示祝贺。

(菲律宾)

我们代表团对最近在日内瓦召开的纳米比亚问题执行前会议第S/14333号文件中所载秘书长的口头报告和书面报告向他表示感谢。国际社会曾经希望那次执行前会议将成为实现联合国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之努力能达成协议的最后一步。

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在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漫长而艰难的谈判过程中，目睹南非要尽各种花招和拖延手法，结果扰乱了协议的达成。

我们代表团认为，这种情况在最近的日内瓦会议上又再度重演。南非在日内瓦会议上所提出的论点在我国代表团看来，说得客气一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们代表团曾经一度希望，日内瓦会议将会提供必要的动力，促使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与第439(1978)号决议得以早日执行，这样就会使纳米比亚获得基于其人民行使自决权的真正的独立。因此，我们代表团才支持推迟在大会上一届会议上对纳米比亚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审议。

日内瓦会议的倒霉的结果令人感到遗憾。我们代表团对事态不这样发展深表关切，这种情况对联合国的努力是一次严重的挫折。

最后，等安理会重新开始对纳米比亚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审议时，我们代表团还有机会对这个问题作更为详尽的阐述。

主席：感谢菲律宾代表对我的国家和我本人所说的友好的话。

乌马鲁先生（尼泊尔）：主席先生，今天我们正处于你任期届满的前夕。因此，今天正当其时，可以对你在1981年整个1月份中所显示的伟大才能表示致敬，而这一个月对我们安理会来说是一个新的标志着反省、警觉和负责的年头的开始。因此，我们代表团对美国人质终于获得释放一事感到宽慰。希望这件喜事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即谅解与协议的时代。

主席先生，我们代表团对你在指导我们的工作时所显示的机智、忍耐、适度和权威表示祝贺。所有这些使安全理事会得以按其任务和职责所要求的精神行事。我们代表团借此机会再次向你们伟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证尼日尔很重视与贵国人民友谊，很重视与贵国领导人的合作。

我们现在集合在这里所举行的会议，我们曾经一度认为是可以免开的。但是，到了1981年1月7日的前夜，（按1981年1月7日为专门解决实行有关纳米比亚独立的第435(1978)号与第439(1978)号决议的执行前会议之日）我们已不存有丝毫幻想了。刚才听了秘书长的讲话并读了他1月19日的大胆、明确和客观的报告之后，遗憾的是我们必须说南非仍在继续制造种种障碍使解决计划无法实现。尼日尔和整个非洲对这一点深感失望，甚为关切，整个国际社会也莫不如此，从而安理会以及一切同意实行非殖民化这一宏伟任务的善意的人们也都有同感，至于实行非殖民化是由于南非种族主义者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而迫使全世界这样干的。

在这些主张善意的人们中，我国代表团要特别提到各前线国家及尼日利亚、还有非洲统一组织和西方五国接触小组，我们听说它们在日内瓦作出了建设性的努力，得到了人们高度的赞赏。同时，我们当然也不能把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给忘掉了，是他坚持不懈和井井有条地为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进行着筹备，这再次表现出他集中精力积极解决某些问题的才能，而这些问题若不予解决，就会在世界上引起纷争和紧张。秘书长当然也会让我向他的许多能干和审慎的同事表达我们代表团对他们的感谢，特别是布赖恩·厄克特先生，因为他对纳米比亚事业的赞助很是令人鼓舞。

(尼泊尔)

说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人和士兵,他们的正义和合法的斗争我们是支持的。他们完全可以相信,尼日尔将会永远增强与他们的团结并采取行动直至纳米比亚获得彻底解放。

遗憾的是,这次会议并不是专门用来对这个重要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审议,而这个问题由于日内瓦会议的失败已更使人感到不安并且还有了新的发展。因此,我们代表团保留其重新讨论这个问题的权利,以说明尼日尔对纳米比亚民主独立所寄予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可是,我在结束我的讲话前,还要对我们的西班牙、爱尔兰、日本、乌干达和巴拿马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这五个国家对我们都很友好,我在这里向他们保证我们将给予充分友好的合作。

我还连带想起在这一年中我们代表团与孟加拉国、牙买加、挪威、葡萄牙和赞比亚的代表们的友好、谅解和坦诚合作的关系。这些代表团已经离开我们,他们在安理会里成绩斐然,他们的见解既中肯又锐利,将使我们牢记心头,永不忘怀。

我还想到了唐纳德·麦克亨利大使,他在任了安理会的主席后便结束了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任期;他在安理会的工作成绩卓越,的确不愧他有杰出的外交才能,也不愧于他伟大祖国的巨大声誉。我们代表团对他一贯给予非洲事业的支持将永远感激在心。

主席: 谢谢尼日尔代表对我的国家和我本人所说的一些友好的话。

奥顿努先生(乌干达): 先生,我要代表我们代表团,对你担任一月份安理会主席职位一事表示热烈的祝贺。我相信你的智慧和外交才能将会加强和充实安理会的工作。

我还要向你和向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对他们为欢迎我国代表团所说的一些好话表示感谢。先生,你和安理会其他各位常任理事的指导和鼓励,对于我们能够安顿下来并熟悉安理会的业务和程序是大有帮助的。

(乌干达)

我还要向麦克亨利大使，对他于1980年12月份非常出色地领导安理会一事表示我们的感谢。

还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离任的安理会成员，孟加拉国、葡萄牙、赞比亚、牙买加与挪威的代表团，对于他们在过去二年间对安理会工作所作的杰出贡献表示热烈的赞扬。

主席先生，我们代表团赞成你关于释放美国人质的讲话。乌干达一直焦虑地注视着这个危机的发展。因此，现在看到这个问题终于得到和平的、使各有关方面都满意的解决，我们与人质本人，他们的家属以及美国人民一起都感到高兴和快慰。很明显，从各代表团的讲话中，从最近几天来的事情来看，这种快慰和高兴之感也为整个国际社会所共享。安理会和秘书长在这一非常不幸的事件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为谈判创造了积极的气氛，为此我要表扬他们。我还要向阿尔及利亚政府和人民，表示特别的敬意，因为他们在解决人质危机时起了关键性的和必不可少的作用。

由于这是我们代表团第一次在安理会的正式会上发言，我想借此机会向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特别是向非洲国家集团表示乌干达政府和人民的感谢和赞赏，感谢它们信任我们，选举我们参加今后两年安理会的工作。我们清楚知道这项任务责任重大，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我们了解，安理会的主要责任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国际安全。但是，我们代表团同样也了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目标既不能在真空的环境中，也不能依靠某种机械的公式来实现。只有切实贯彻《联合国宪章》中所载的某些公认的原则才能达成我们的目标。

但是，每一个星期，我们都看到有好多事件发生，此所以安全理事会被赋予缓和紧张局势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任务了。世界上发生紧张局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冲突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代表团认为，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和种族压迫的情况是当前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的威胁之一。据我们代表团的看法，

(乌干达)

巴勒斯坦问题是一个火药桶，它地理上虽然位于中东，实际上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却是一个长期的威胁。殖民主义以及其他种种想控制或干涉他国内政的形式也都是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我们代表团想在设法解决这些问题以及解决其他各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紧张局势方面将积极地发挥其作用。

我已经说过，南部非洲的形势是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主要根源。在占领纳米比亚一事上安理会早就看清了这一点，因此它决定按照其第435(1978)号和439(1978)号决议让纳米比亚取得独立。正是为了实施这些决议，秘书长才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执行前会议。

我们已经仔细研究过秘书长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报告，而且在今天上午聆听了他对那份报告的论述。我们代表团不想在目前这个阶段就这份报告的实质参加辩论，但是我们保留在稍后的时候全面讨论那份报告的权利。然而，我要说我们代表团对现在无法确定停火和实施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日期一事深感失望。但是我要说也还有使我们深感高兴的事情，那就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当时愿意在日内瓦会议上签署一项停火协定，以及同意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到达纳米比亚的预计日期。所有各代表团都很清楚，是南非不愿妥协才无法实现上述各点。

我要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接受联合国计划和表示愿意在联合国监督下参加自由而公平的竞选那种勇气和政治家风度，向它表示敬意。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面临着来自南非和国内各政党的无端挑衅，已表现了很大程度的忍耐。我们也要向那些参与筹备和组织那次会议的人们表示感谢，特别是秘书长和他的代表们，非洲统一组织、各前线国家及尼日利亚以及西方接触小组各成员。

我想提醒安理会，12年以前，非洲统一组织各国元首曾经通过了一个题为《卢萨卡宣言》的重要文件，那个文件后来由喀麦隆总统阿希乔阁下提交联合国大会。该文件阐明了非洲对解放斗争所承担的义务，以及使非洲全部解放的另一可行方案。在那个文件中非洲表示，它愿意通过谈判使非洲获得解放。但是，当所有的和平途径都被切断后，那就除了进行武装斗争外，别无选择了。



(乌干达)

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安哥拉和津巴布韦的事件表明，非洲各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既可响应武装斗争的挑战，也可接受谈判解决的要求。这次对纳米比亚问题我们准备同样的两手办法。

主席：感谢乌干达代表对我所说那些友好的话。

多尔先生（爱尔兰）：自从爱尔兰于1月1日在安全理事会就位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安理会发言。首先，如果安理会允许，我要就三个总的方面谈谈。

第一，我要提的是主席在安理会就职一事。如若我在本月初发言的话，我就向你主席先生本人和贵国对你往后执行主席职务一事表示良好的祝愿，同时向十二月份的前任主席麦克亨利大使表示感谢。实际上，我是在1月底而不是1月初讲话的。先生，那我就只能祝贺和感谢你在本月份执行主席的繁重任务了，祝贺和感谢你大力进行各种非正式的协商使我们的工作得以开展。

第二，我要感谢你，主席先生，以及安理会的其他代表，感谢你们在历次非正式讨论中能够那样对待我们，感谢你们在本月份当我们作为安理会中新的一员就职时大家对我们代表团所表达的良好祝愿。

我们国家与日本、巴拿马、西班牙和乌干达等国一起被选入安理会，深感荣幸。我们知道，作为安理会的成员是一项繁重的任务，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更是如此，因为日本和乌干达代表已经指出，现在国际气候正变得愈来愈困难。我们希望，我们在执行此项任务时能够做到不辜负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选举我们担任这两年期安理会成员国时对我们的信任。

我还想向前两年任期我们在安理会的前任表示我们的感谢和良好的祝愿。我们对那些空出席位给新成员国让路的非常任理事国：孟加拉国、牙买加、挪威、葡萄牙和赞比亚表示良好祝愿和谢忱。我们还要向个别代表团的某些成员表示良好的

(爱尔兰)

祝愿，因为他们今年已不再在安理会里和我们在一起了。我要特别提一下美国代表团的麦克亨利大使和范登·霍伊维尔大使。他们和我们在安理会的直接前任对安理会工作所作的贡献，以及他们为我们这些新成员国所树立的高标准，我们是清楚知道的。我们将竭尽全力把他们所移交给我们的工作做好。

第三，我要对扣押在伊朗的美国人质获得释放一事简单地表示一下我们的高兴。爱尔兰总理豪伊先生在人质们从威斯巴登飞往美国途中在爱尔兰作短暂停留时已会见了他们，并对他们的获释充分地表示了爱尔兰政府和人民的高兴和满意。因此，我就不必在这里加以重复了。但是，我要对国际社会许多人在一段长时间内，通过联合国和其他途径，公开和私下所作的种种耐心的努力表示我们代表团的钦佩。我们特别钦佩——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阿尔及利亚政府所起的特殊的作用。它的出面调停值得国际社会对之表示特别的感谢。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们对秘书长长期以来通过公开和私下的方式为谋求解决这场危机所做的工作表示极大的感激。

我现在回过头来谈谈这次会议的特定问题，即纳米比亚的局势。

多年以来，爱尔兰一直关切地想看到南非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这样纳米比亚人民就可自由地行使其自决权，就可走向独立。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在1976年通过的第385(1976)号决议，这个决议规定整个纳米比亚要在联合国监督与控制下举行自由而公正的选举。我们也欢迎安理会在1978年通过关于批准秘书长所提出的实施解决办法具体建议的第435(1978)号决议；同时，我们关切地想看到纳米比亚人民在尽可能早的时间内在安理会这两个基本决议所确定的范围内尽早地获得充分的自决。

我们代表团赞扬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为执行这些决议所作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我们也赞扬各前线国家及尼日利亚、西方接触小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及其他人在过去两年内为实施这些建议所作的经久耐心的努力。

(爱尔兰)

由于这些努力，本月初的日内瓦会议才得以召开。我们本来很希望这些努力能够获得成功，这样，纳米比亚人民最后便可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通过和平途径获取自决与独立。要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末这种通过和平方式所得到的结局便会是大家所希望和所欢迎的一种发展情况。

使我们感到非常失望的是，这一目的并没有达到。尽管如第 S/14333 号文件所载秘书长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自 1978 年以来，经过两年时间的磋商，已经达成了范围广泛的协议其中包括就这些建议及非军事区问题所达成的基本协议，但此项目的还是没有达到。当我们知道为了要达成协议，使纳米比亚能够和平过渡到独立，主席厄克特先生对会议进行了巧妙而娴熟的掌握而且许多参加会议的人也表现出有耐心并作了巨大的努力时，我们就更加感到大失所望。

爱尔兰代表团完全同意秘书长报告第 21 段中的意见，他认为：

“……会议结束一定会引起国际上的最严重的关切” (S/14333, 第 6 页)

现在我们既已收到了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并在这里听了他对这份报告的陈述，那末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国对今后进一步应采取的步骤势必于要进行考虑了。

我们代表团将在稍后阶段更详细地谈一下这个问题。现在我只是要对我所已经讲的作一点补充，那就是爱尔兰代表团充分意识到现在已经发生了一种严重的情况，我们对其他代表团在此所表示的关切完全具有同感。就爱尔兰而言，今后安理会在适当时候对国际社会现在所必须处理的这一问题作进一步审议时，我们是很愿意发挥我们的作用的。

主席：谢谢爱尔兰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皮内斯先生（西班牙）：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就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之职。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在安理会占有席位。先生，你也知道，自从我们有幸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亲密友好的，因此，西班牙国王和王后陛下于1978年对你们伟大的国家进行了正式访问。

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协助你履行你在这里所担负的重任。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我的敬爱的朋友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秘书长致意。我们希望他能知道，在他履行自己的职责时，我们和他总是保持行动上的一致。至于把身居此高位根据本组织的指示执行本组织所赋之任务一事与某些在捍卫本组织中毫无建树者之欲望混同起来的那些人，是不该去理会他们的。我们都知道他的正直，即使我们以前并没有参加安理会，我们还是有机会看到他在解决人质问题时的一切作为是无瑕可击的，而今天人质在经过这样不公正的扣押后终于获得释放，我们是要欢庆一番的。我们向所有那些参与和促成这一圆满结果的人表示庆贺，特别要向阿尔及利亚政府表示庆贺。

我还要向爱尔兰、日本及巴拿马表示祝贺，向后者的新任外交部长伊留埃卡先生致意，还有向乌干达表示祝贺，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和我国一起，被选进安全理事会的。

至于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国——有些已经是任期进入第二年的老手，而另一些按照《宪章》的规定则为常任理事国——我要特别向他们致意并感谢他们的祝贺，同时我想告诉他们，西班牙是开诚布公地和怀着协助解决可能交由安理会处理的冲突这一愿望来参加联合国的这一重要机构——安全理事会的。

西班牙想借此机会重申，其外交部长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所表示的对联合国的信任，相信它能够把大家动员和联合起来，相信它具有崇高的能力，可唤醒整个人类并号召他们行动起来。联合国在保证人类能继续生存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西班牙愿竭尽所能以巩固这个组织，并随时准备响应其号召。

这个组织，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之所以建立，是为了免使后世再遭战争之祸。说来也令人伤心，虽然世界性战火没有给烧起来，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也就是说本组织创建以来，所发生的军事冲突已达130多次。有些冲突现今还在安理会的议事日程单上，显然还未找到解决办法；它们的存在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本组织有时也是无法扑灭或解决这些冲突的，其危险是这些冲突有可能在其本地区内或地区外蔓延开来。

《宪章》对采取行动所必需的机构作了规定，但某些特权一再被滥用说明这个机构是无法解决这些冲突的。然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为了确保联合国能迅速而有效地采取行动，如果各会员国委托本理事会担负起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主要职责，并承认安理会可代表它们执行与此项职责有关的任务，那么，安理会看来应该能够找到解决方案和解决办法的。

的确，由于这是一个最佳的政治机构，因此有时各国的自身利益就会占上风，从而粗暴地违反了《宪章》中关于委托安理会履行其职责的规定。的确，有时安理会据以行动的联合国宗旨和原则遭到了忽视。

因此，我们要牢记《宪章》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而永不忘怀；因为这些条文中所载的正是那些宗旨和原则。就我们代表团来说，我们一定要努力执行这些条文，俾使我们作为这一重要机构的成员能更好地担当起委托给我们的任务。

西班牙已二度成为安理会的成员国，我们希望在结束我们的任期离开安理会时，当可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西班牙已完成了自己的职责。

在说了这段话之后，我现在要谈谈纳米比亚问题。我们目前还不想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但是我要借此机会对秘书长表示感谢，感谢他象前几次一样，就纳米比亚问题谈判中最近发展情况向安理会所作的报告那样清楚，那样客观。我和秘书长一样，本月份的日内瓦会谈，对未能达成目标一事感到关切，那就是在今年初确定关于停火和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日期。我们还必须要提到

(西班牙)

的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断操劳的各方所表现的杰出努力和谅解与合作的精神，其中也包括参加谈判的各非洲国家和非洲统一组织的秘书长，非统组织再次显示出它是遵循着与本组织合作和友好的路线。同时，我们还必须要一提的是七个西方国家的接触小组所付出的努力。

西班牙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态度已经在安理会和本组织的其他讲坛上讲得很清楚了。西班牙代表团保留权利在适当时候重申其一贯的立场。同时，我要和秘书长及安理会其他几个成员国一起，向那些还未能接受已得到安理会支持的和平解决方案的人们发出呼吁，请他们尽早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主席：谢谢西班牙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今天的会议使我们有对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选出的安理会新成员国正式表示欢迎。

我要指出，有五个国家在去年10月得到大会投票通过，同意它们参加我们在1981年和1982年的讨论，它们先前都曾经是安理会的成员国。它们每一个都对国际生活中的问题持有一种具体而独特的态度。这种多样化的态度本身只能增加安理会的权威和代表性。使法国感到很高兴的是，这五个新同事由于地理位置或共同历史等原因一向与我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现在它们都与法国友好合作相处，有时甚至还有思想上的联系。最后，使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我看到领导西班牙、爱尔兰、日本、乌干达和巴拿马这五个国家的代表团的都是一些杰出的外交家，他们都曾经——有的长期以来就已经——为联合国的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大多数人与我本人都私交甚笃。在我们这五个新同事中有一位是伊留埃卡先生阁下，他刚被擢升至他本国外交部的高位，我想请他的代表团向他转致我们的热烈祝贺和良好祝愿。

(法国)

在欢迎安理会的五个新的非常任理事国的同时，我想再次向这五位同事的前任致意。孟加拉国、牙买加、挪威、葡萄牙和赞比亚等国的大使和他们的同事们都曾对我们理事会的工作作出过非常宝贵的贡献，他们的才干、周密的考虑以及对事业的忠诚不论对我们的工作或是对我们所捍卫的事业无疑是增加了不少的光彩。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同时在结束这篇讲话时我不能不提一下我的同事麦克亨利先生，他的过去两年间在安理会中领导着美国代表团的工作。

今天纽约在为52名美国外交人员的回来举行着特别的庆祝，他们被扣留了14个月，这是违反国际法准则的。为了设法使他们能够回来以及确保人权和正义得到尊重，麦克亨利大使花费了不少的精力，表示了坚强的意志，这是值得大家称赞的。至于这场使美国外交人员受苦良久的折磨能够幸运结束，我们代表团要向国际社会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作出过贡献的人士致以敬意。我们要特别赞扬阿尔及利亚外交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本组织秘书长从一开始以公开或私下方式所作的不懈努力。

现在我要谈谈我们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我仔细听了瓦尔德海姆先生的讲话，他谈到了1月7日至14日在日内瓦召开的解决计划执行前会议的情况。这些论点很有意思，也很有用处，它们证实了从1月19日秘书长向安理会所作报告中可得出的关于会议的印象。

我们现在并不想讨论这个问题的实质。可是我要对第S/14333号文件中所载的秘书长报告的那种清晰明确表示感谢，并感谢他为了在工作中能把各方面的意见都反映出来而化费的苦心。

在日内瓦会议上，为了保证会议能顺利地进行，瓦尔德海姆先生和他的同事们，特别是厄克特先生，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并运用了高妙的技巧，对这一点法国代表们是很欣赏的。我们知道，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并不是很轻松的。它需要把与解决此问题有关的、但又从未参加过这种会议的代表召集拢来。这是事实，其重要性大家也都能理解的。这次令人感到甚为遗憾的是错过了一个机会，没有能在谈判过程中取得决定性进展。

(法国)

我要重申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以及在今后都支持联合国为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的解决方案所作的努力。

我还要重申我们对秘书长及其同事们的信任。我们相信，他们将会与解决问题的有关各方在一起，并依靠着同希望会议能取得成功的那些国家相合作，坚持不懈地努力，使纳米比亚问题得到一个为国际上所承认的和平解决。

最后，主席先生，在你任期结束的前一天，我要对你在1月份领导我们的讨论和主持艰难的谈判中所表现的智慧、耐心与和解精神表示深深的感激。

主席：感谢法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联合王国）：去年正好在圣诞节以前我们最后那次会议上，我曾向我们即将离任的安理会同事孟加拉国、牙买加、挪威、葡萄牙和赞比亚的代表表示了热情送别和依依惜别之感，并对我们的友好和同事唐·麦克亨利的离任也表示了同样的感情。现在我们要衷心地向你，主席先生，表示祝贺，祝你在1月份令人钦佩地主持并成功地渡过了安理会主席的职位。

我还要向当选为1981年和1982年度安理会成员国、我们的好朋友爱尔兰、西班牙、日本、乌干达和巴拿马等国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他们都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而且全都积极地参加过我们的讨论。

最后，在转入讨论我们议程上的项目之前，我要对美国人质经过长期而痛苦的折磨之后从伊朗获释一事表示我国代表团、我国政府以及我国全体人民纯真的和纵情的喜悦和宽慰。

秘书长在介绍他最近在日内瓦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报告时，曾一号召大家不要放松努力，要按照我们在安理会内外的许多人千辛万苦所拟订的计划行事，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请允许我说得明确一点，那就是我们代表团对秘书



( 联合王国 )

长和他的工作人员们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是非常钦敬的。他们在日内瓦会议又一次显示了他们对纳米比亚独立事业的忠心热忱，显示了他们的外交经验以及对建设性地处理各有关方面的问题的诚意。

我注意到我们非洲同事对西方接触小组的作用所说的那些话，同时我各前线国家，对尼日利亚和非洲统一组织同样表示致意。

就我们代表团而言，我现在所能做的只是引用日内瓦会议之后我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卡林顿勋爵于1月19日在上议院讲的一段话：

“女王陛下政府对于要在三月份确定一个停火日期，从而使纳米比亚于1981年底取得独立一事未能达成协议深表关切。鉴于由南非总行政长官率领的代表团发表了关于商定一个执行日期“为期尚早”的声明，故要达成协议毕竟是不可能的。在联合国、西方五国以及各前线国家作了巨大努力以满足南非和纳米比亚境内各政党的合理利益之后，这一挫折特别令人感到遗憾。我们支持会议主席在会议结束时要求各有关方面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的呼吁。五国将与其他与会者一起对他们的立场加以审议；我们要和美国的新政府讨论这个问题。同时，在为解介问题敷设基础方面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进展不应屏弃不顾”。

突尼斯代表在他今天的发言中说得很对，他说我们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分析日内瓦会议以后的形势，同时在现阶段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的实质为时还过早。我同意他的意见，并且我保留我们代表团在稍后的阶段当有关各方都具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和磋商时再发言的权利。

主席：谢谢联合王国的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现在，我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津巴布韦独立后，纳米比亚问题已经成为当前非殖民化斗争中最为突出的问题。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十分关注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强烈要求南非殖民当局立即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贯彻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和计划。

自从安理会于一九七八年九月通过第435号决议以来，为了实现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计划，西南非人民组织、非洲前线国家，其他有关国家和联合国组织作了许多巨大的、积极的努力。它们的努力得到世界公众舆论和各国人民的赞扬和支持。但是，南非种族主义当局却出尔反尔，不断制造种种荒谬借口，设置重重障碍。千方百计地阻挠联合国计划的实施。与此同时，它加紧镇压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继续推行所谓“内部解决”方案，并且不断地对一些非洲前线国家进行武装挑衅。

最近，在日内瓦举行了联合国主持下的纳米比亚问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西南非人民组织十分通情达理，对会议采取了十分积极的态度。人们本来期待南非当局能够幡然悔悟，弃恶从善，同意开始执行联合国计划。但会议的进程和结果证明南非当局根本没有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诚意。扬言讨论确定执行决议的日期不成熟，蛮横拒绝执行联合国计划，从而使会议未能达成协议。纳米比亚人民和国际社会为实现纳米比亚独立所作的努力再一次遭受挫折。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南非当局顽固地阻挠和破坏日内瓦会议的目的，是企图借此拖延停火，以便它继续进行武力镇压，削弱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武装力量，并从中争取时间，加紧扶植“国内派”势力，进一步推行“内部解决”方案，阻挠纳米比亚实现真正独立。它妄想一旦时机成熟，扶植它的傀儡上台，搞纳米比亚的假独立，从而实现它继续长期非法霸占纳米比亚的狂妄企图。

(主席)

但是，这只是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的如意算盘。它的阴谋绝不能得逞。南非当局在这次日内瓦会议上再次暴露的顽固态度已激起西南非人民组织、非洲前线国家、非统组织以及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和严厉谴责。被压迫民族要求独立乃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斗争得道多助。南非当局坚持顽固态度，只能使自己陷于更大孤立并加速其失败。

事态的发展也表明了，要使联合国计划付诸实施，还要进行艰巨的斗争。这主要依靠西南非人民组织在世界人民支持下，团结纳米比亚各族人民，坚持与加强各种方式的斗争。国际社会联合国也必须坚持原则，继续奋斗，并加强对纳米比亚人民正义斗争的有效支持。

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不渝地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强烈谴责南非当局继续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强烈谴责南非当局阻挠和破坏联合国计划的顽固立场。中国代表团也将坚决支持非洲国家为进一步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而提出的一切正确主张和合理要求。

现在，我恢复履行主席的职责。

皮特里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和安理会所有其他成员一起，对你就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一职表示我们代表团的祝贺。在你非凡能干的领导下，我们一直是很愉快地积极参加了各种非正式的商谈。

我还要感谢大家对已离任的麦克亨利大使和对我们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所说的热情的话。不管麦克亨利大使在那里，我保证将这些心意转达给他。

我还要说我们感到有点遗憾的是去年年底我们不得不与安理会的五名成员告别。安理会的工作在我们之间创建了一种亲密而积极的合作关系，由于这种关系，加以我们在与这些代表团相处过程中看到并体会到他们对安理会工作的贡献，我们便对他们产生一种深深的尊敬和深厚的友谊。现在他们的席位由本月份参加安理会的五个新成员国接替。我向它们表示我们代表团的最热烈的祝贺。我们满怀信心地盼望

(美国)

着他们大家以及他们每一个人在今后的岁月中将对安理会的工作做出贡献。

我还想就释放人质一事简单说几句。我要对今天上午安理会成员的许多发言中所反映的一片友谊、同情和了解的心情表达我们代表团、我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深深感激。我想凡是经历过最近这几天的人都很清楚美国人民的感情的，我们非常强烈地感觉到，安理会的坚决支持，及其所持的立场和所采取的行动，尤其是秘书长及其许多工作人员在这漫长而又痛苦的时期里紧张而不懈的努力，对于这个问题的和平解决是至关重要的，而我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标。

当然，我们感到庆幸的是，我们最后终于获得了胜利，因此我们要向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要向安理会的全体成员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府表示感谢。我也与有些国家有同样的想法，它们特别提出阿尔及利亚政府，因为由于阿尔及利亚政府的灵活而坚定的努力，才在几天前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成果。有关这一方面，我想提请安理会各成员注意黑格国务卿于本周致瓦尔德海姆秘书长一封私人信件中一段有关的话，并把它载入安理会的正式记录中：

“在导致我们人质释放的努力中你所起的作用不幸受到了攻击，我为此心中感到难过，我知道你也是很难过的。你也知道卡特总统和他政府中的其他成员对人家就你一年前在德黑兰的谈判所作的批评进行了驳斥。美国政府对于你在过去14个月中为人质所作的种种努力深表感激。”

我们欢迎而且完全赞同今天主席致词中的意见，并再次重申我们对秘书长和所有促成 人质危机和平解决的人士的感谢。

至于今天会议日程中的纳米比亚问题，我国政府和大家一样，都对这次执行前会议未能取得我们所期望的结果表示遗憾。我要和大家一起，对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对厄克特先生、阿提萨里先生和其他长期来从事此项工作的人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冲破重重阻力，亟尽所能使会议取得成功，使这些漫长的谈判终于圆满结束。我们支持秘书长继续努力，我们相信必须继续努力，以求得一个和平与国

际上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我国政府已经对日内瓦会议后我们现在所处的形势开始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在对目前形势进行了研究之后，我们期望我们接触小组的同事们、各前线国家、尼日利亚、非洲统一组织以及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其他各方能分享我们对形势的估计和对下一步怎么办的考虑，并在适当时候，在现在这次辩论的稍后阶段，希望能有机会全面阐述我们关于目前形势的观点，同时我们希望与大家一起合作，俾能找到一些关键的步骤，使我们在这漫长而痛苦的奋斗中终于获得成功。

主席：谢谢美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关于安全理事会何时再举行会议以审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将与安理会各位成员商量后再定。

下午 1 时 5 0 分散会。